

精華初現：《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經部》評介

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 | 張家榮



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經部

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編纂小組編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0210／553頁
27公分／1,600元／精裝／ISBN 9789860377781／014

壹、前言

在傳統文化漸漸受到重視的今日，各大收藏單位皆努力於充實館藏。就國內外善本圖籍的收藏地來說，各館在數量上也都能達到一定水準。儘管如此，但在收藏數量上有口碑，卻不保證參考利用上具有絕對優勢。過去，因為善本古籍的特殊性質與典藏單位之時地侷限，利用的族群與範圍大大的受到限制，雖影印出版稍稍改善了此一情勢，但從現存古籍數量及受利用的比例來看，則還是呈現懸殊的勢態。

現今各大公私收藏單位所爭相編輯出版的「善本書志」，雖然在收錄數量、文字篇幅、呈現體例與取捨標準上不一致，但其內容共同點則為：它們都是一種記錄多部圖書內、外在形制與內容並且加以歸類的參考用書。當使用者翻覽某部善本書志時，他們即能快速獲取該單位所典藏善本古籍質量的基本訊息，而透過書志文字與書影閱讀，則能方便掌握某部圖書的內容梗概。如前所述，因善本圖籍先天上常常有著借閱不易與典藏地遠的現實弱勢，以致於讓部分讀者裹足不前，但若此時有善本書志可先提供翻閱的話，不僅可解其初步疑難，相信也可激發研究動機。

貳、釋義

「善本書志」，顧名思義指用文字對善本圖籍的記錄、敘述或標記。既用以記錄書籍之著者、內容、卷數、版本、序跋、諱字、刻工、牌記、藏章，亦用以敘述書籍的形制、版式、行款、書品，還用以標記書籍的歸類、流傳等等。雖說一部善本書志也是一種「圖書目錄」，但卻不同於一般只著錄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的「簡錄式書目」，亦即善本書志做為一種圖書目錄，通常是為了凸顯其所謂善本價值而有更詳細著錄的「詳載式書目」。尚需特別說明的是：每一

個圖書館都有自己的收錄標準，故評判何書為善本並無定則；每則書志著錄的詳細程度則因書而異；每部善本書志編成前，必定有一段長時間的考證歷程。

舊時藏書家目錄若以「書志」命名者，如張金吾（1787-1829）《愛日精廬藏書志》、朱緒曾（1805-1861）《開有益齋讀書志》、丁丙（1832-1899）《善本書室藏書志》、陸心源（1834-1894）《皕宋樓藏書志》、張鈞衡（1872-1927）《適園藏書志》等，雖未必都是善本特藏，但皆為詳載式書目則無疑。而若以「善本書目」命名者，如姚覲元（？-1902）《咫進齋善本書目》、鄧邦述（1868-1939）《群碧樓善本書目》、傅增湘（1872-1949）《雙鑑樓善本書目》、蔣汝藻（1877-1954）《傳書堂善本書目》、張乃熊（1891-1942）《近圃善本書目》等，雖都是善本特藏，但卻簡錄與詳載式皆有。此後，詳載、簡錄式書目的編纂傳統持續至今，體例亦日漸轉精、定型，普遍為收藏單位所採行。

近來，收藏有一定數量善本古籍的圖書館總會邀集專家學者或逕由館方人員整理、編輯並出版「善本書志」，諸如《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1996-2000）、《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1999）、《武漢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志（第一輯）》（2004）、《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2005）、《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錄》（2011）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2013）等，此乃延續傳統及呼應學術需求的時代趨勢，更是單位據以宣傳與推廣館藏珍籍的重要途徑。

參、內容體例

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簡稱為傅圖）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為史語所）的附屬圖書館，除為史語所研究同仁服務外，亦向外界開放。當然，因應資訊社會來臨，也為了提供更多元的參考指引，傅圖近年來除致力於善本古籍的數位典藏工作外，亦持續編纂出版各式古籍文獻與參考工具書。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經部》（以下簡稱為《傅志》）一書即是立基於傅圖善本審定工作與服務學界之使命而有的初步成果。（注1）其著錄內容與體例架構為：

一、收錄範圍與數量

收錄史語所傅圖典藏之善本古籍，並酌情選錄部分民國初年鈔、稿本。敦煌卷子、日本及朝鮮刊本等編入附錄。本書共收錄 463 部經部善本，內含刊本 314 部（宋刊 4 部、元刊 6 部）、活字本 3 部、鈔本 105 部、稿本 41 部。

二、分類編排

因著錄者均為傳統典籍，故仍採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古籍叢書則別立叢部。同類書依編著者時代先後編排；同一書則依刊行或鈔寫時間先後排列。本書為經部，下分易（18 部）、書（39 部）、詩（33 部）、禮（39 部）、春秋（65 部）、孝經（2 部）、四書（34 部）、樂（16 部）、小學（177 部）、群經總義（35 部）、彙編（5 部）等 11 類。

三、書志著錄

內容包括：書號、書名、卷數、冊數、作者、版本、版框高寬、行款版式、版心資訊、刊記、牌記、寫刻工、卷端題名、序跋附錄、題跋批校者、作者生平、撰述宗旨、版本源流、彙編子目、鈐印、《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為《總目》）著錄情況等。

四、其它

書末附書名、作者索引、印主及印文名錄（收錄已知印主者）與參考文獻要目等。

肆、撰寫及呈現特點

一、對內容少見與未曾刊行的罕傳本，均簡述內容。如明耿橘《鐵笛子》一卷，雖《總目》經部易類存目曾著錄，但現今未見其他館藏，《傳志》除引耿橘書前識語補充《總目》提要亦條列章節以述其內容。如清焦循《書義叢鈔》稿本殘卷，引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述其書名由來與內容概要。又如明施澤深《詩志》為罕傳圖籍，引前序補充說明該書大旨係對《詩經》各篇說解，並述其言外之意。

二、撰述宗旨、刊印始末可追尋及書名、作者有疑議者皆考證之。如清李遇孫《尚書隸古定釋文》一書，分引書前李氏自序、書後馬錦跋文述其撰述宗旨、鐫刻始末。如清鈔本《書序略考》，因書中按語均署「舉案」故最初僅知作者名「舉」，後查《八千卷樓書目》之著錄並將之與《魚臺馬氏叢書》中《書序略考》比對，而知該書作者為馬邦舉。又如清雍正間鈔本《書古文訓》卷端題宋薛季宣著，但經比對薛書與查對徵引文獻，發現該書雖篇目同薛書但收錄內容不同，且徵引文獻中亦有清初文獻，可知並非薛著。

三、注重版本源流與異同的比對考訂，對於版本描述之著錄更為精細，如區分初印、後印、修補、遞修、增修、重訂等。如清梅建《重訂馬氏等音》，該書為梅建對馬自援《馬氏等音》的增訂之作，在康熙四十七年由梅氏思補堂印行，與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同版，但因傅圖所藏之扉頁、序文處皆鈐有「卓庵」朱文方印，卓庵係梅建字號，故著錄為康熙四十七年梅氏思補堂刊初印本。如清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一書，主要參考了《販書偶記》的內容特徵與印刷評價著錄，判斷該書為乾隆五十八年自刊後印本。又如元陳澧《禮記集說》，先說明該書係與國家圖書館藏明正統十二年司禮監刊本同版，並從印刷漫渙與多修補葉判斷，著錄該書為明正統十二年司禮監刊修補本。

四、每則書志均附正文卷端首葉全彩書影，扉頁有鐫刻資訊者亦附全彩書影。這種以圖輔文的搭配，將版式、高廣、行款、版心等資訊編排於書影下方，使讀者能文圖對照，自然能有更具體的閱讀感受。如前所述，就善本書志的編纂來說，雖國內外已有相當多的著作成果，但是全書輔以全彩書影的善本書志則僅見於《傳志》。（注2）

五、版面呈現有別其他善本書志，明朗醒目利於查閱。例如，同為明李元陽等所刊《十三經註疏》本《周易兼義》之著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首為字體略大之書名（含卷、冊數），書名在【】符號間以示區別，空一格後為版本記錄及編號，再空一格後依序為責任者與簡介、版框高廣與版式行款、刻工、卷端標題、鈐印與書目著錄等各段。而《傳志》首

為編號及書名（含卷、冊數），書名採粗體且字體稍大，書名下方為一粗一細的區隔線條，後為採用不同字體的責任者與版本記錄，下方又有一細區隔線條，線條下依序為卷端標題、版本源流、刊印始末、版本異同、鈐印與《總目》著錄等內容，各段起始前皆有「」符號標示，而高廣與版式行款、刻工等字體則略小，另編排於書影下方。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圖例



·《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經部》圖例

伍、問題與建議

何謂好的善本書志？其實是沒有一定標準的，個人覺得若收錄篇幅與數量切合館方定位，撰述文筆通順且印刷設計美觀宜讀，論述文字有憑有據，且能提供延伸閱讀的（如參考文獻、附錄、索引等），亦即，能夠充分描述一本書的整體面貌，使人見目如見此書，而且讀者是看的懂的，就是一部好的、有參考價值的善本書志。針對《傳志》，幾點建議如下：

一、偶有錄文錯誤，可再加強校核工作。如在清朱駿聲《尚書學》書志內容中，將朱駿聲「石隱山人」字號誤植為其孫朱師轍所有。如清莊述祖《夏小正音義》、清陸奎勳《春秋義存錄》書志內容中的《珍藝宦遺書》之「宦」字、《戴禮緒言》之「戴」字，則因形近而分別誤作為「宦」與「載」。又如凡例十三所述及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叢書」誤題為「叢刊」以及清吳模《左國類典詳註》書志內容中，「左國」誤題為「左傳」，則疑因慣用語語而致誤。

二、人與書都是善本書志的重要揭示內容，除了簡述編、著、藏、刻者之生平與罕見圖籍內容外，《總目》未著錄且內容特殊之書亦可簡單提示其價值面向。如清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係在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的基礎上廣搜漢儒經說並旁考他書而成，資料豐贍、考證詳核，從中可窺看漢代古文經說之面貌，另，此書為作者手書篆體上版刊印，讀之除能感受濃厚古樸韻味外，亦可見江聲文字學造詣。如清王鳴盛《尚書後案》雖旨在發揮「鄭（玄）學」，但其書完整搜羅東漢古文經學及其傳疏經說，則有助後世研究者。又如明郝敬《讀書通》二十卷，乍看書名好像是教人如何讀書的著作，但該書實際內容主要是通假字的理論〈四韻糾謬〉（卷一）及釋錄（卷三至卷二十），再者為韻書〈五聲譜〉（卷二），〈五聲譜〉所記為其家鄉湖北京山方言，是研究 17 世紀湖北方言史的重要文獻。

此點為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的重要特見，其書除述罕傳書籍之原委外，更針對內容特殊的民間通用之書（如可供社會家庭實用參考的《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和具備獨特史料價值（如有關新疆歷史的《英廉奏疏》）的書加以論述。（注3）

三、遞藏源流與鈐印資訊是傳統善本書目的重要內容，若能考得線索亦應說解與清楚揭示。如《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錄》對於考得之流傳經過、印主梗概都有簡要敘述與《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著錄鈐印時採用「／」符號輔助等，其法皆可參酌使用。

四、為凸顯善本古籍的特殊價值並提供延伸參考，在傳統書目文獻上的著錄情形及國內外收藏現況應可稍作說明。如《傅志》所錄明李元陽等所刊之《周易兼易》，雖在版本比對一段中提及哈佛燕京圖書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有同版，也說明了《總目》的著錄情況，但若是該本沒有比對內容且《總目》亦無著錄，豈不付之闕如。《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則記所藏該本在《善本書室藏書志》、《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藝風堂藏書續記》與《皕宋樓藏書志》之著錄情況。另，《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2011）則記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等皆藏該本。是以，若能增補這二種著錄方向，讀者也可因此受益。

五、凡例應可再增補完備、具體，期能釋疑解惑。如《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錄·凡例3》：「所謂孤本，僅囿於個人有限的見聞，並不一定世上真正僅存此一本。世界各地圖書館成千上萬，私人度藏更是浩如煙海，一己之力實難以盡觀。……疏漏在所難免，有待廣見博聞之士指正補充。」又如《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凡例一》：「本書志所收以館藏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之印本、寫本為主，並酌情著錄嘉慶以後較稀見之印本及稿、抄、校本。」等寫法均可參用。

國內人才及出版經費相對較少，自然無法像中國大陸般不時有書志產出。期盼國內各收藏館間能常有交流活動及建立資源共享平臺，更可與相關系所建教合作，不僅持續整理古籍文獻也可為培養新一代的古籍整理人才盡一份心力！此外，如同自然、理工領域對外開啟科普教育大門般，期盼過去專屬文史學術的「善本書志」，未來也可以透過一些變革與設計（如搭配名詞解釋、圖例與古代趣聞等），在符合學術參考功能的基礎上，能夠推廣給其他領域之讀者。

注釋

1. 參見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編纂小組編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經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序〉。
2. 一般善本書志，如《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等，大部分皆為選萃部分書影於書前。而《武漢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志（第一輯）》雖然每則皆附黑白書影，但在紙張、墨色與跋語、印色的呈現上卻不比全彩書影般清晰可辨。
3. 王重民撰，《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楊殿珣〈序〉。